

書話

赵普光 著

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



- 现代中国文学的边缘性存在
- 书话的现代中国文学文献学价值

版
社

014035890

G256.4

11

赵普光 著

書法與現代中國文學



● 人 民 出 版 社



北航

C1723287

责任编辑:宰艳红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赵普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ISBN 978-7-01-013335-5

I. ①书… II. ①赵… III. ①书评—研究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G256.4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807 号

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

SHUHUA YU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赵普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295 千字

ISBN 978-7-01-013335-5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言

放在我面前的赵普光博士的这部论著《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的今天，独立发现的一个全新课题。本书是首次对历史传统悠久、内容丰富而驳杂的书话写作现象，予以自成体系的学理性文学史研究之重要成果。作者对书话问题的研究关注转眼已达十年之久。本书纵观历史与当下独特书话写作现象，以开阔的文学史研究视阈，探源书话文类之特征，辨析其变迁之原由，考察其背后深层的文学文化之内涵。作者始终坚持立足于大量原书原刊的深入细致阅读，查询旧籍新刊，搜索国内外网络资源，钩沉书话中人与事的史料为其立论的基点，才有了这样一部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拓创新、突破显著的学术专著。

“书话”，泛言之，即话书，一切有关围绕书而述说的文字，都可能与书话沾边。有书即有书话。显然，这是大可言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小可具体指向出版、文学特色明显的专业类别。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书话”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对象。赵普光博士是在自觉与不自觉间走进或曰闯进这一书海一样浩瀚的研究领域。前因是这位求知少年从中学学习直至攻读博士的一路前行中以书为伴，而水到渠成的结果；是他读书而养性、品味人生，进而追求文学与生命的相通。书话是非常特殊和复杂的文类，所以，作者真正进入书话研究领域，并非是顺畅的，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更多受到书话的文学与文化之间、创作与学术之间的多重属性的困扰。书话在丰富创作实绩的历史长度和边界宽度上构成了文学史中不容忽视的特殊存在。一方面无论民间还是学院，大众还是精英，都存在一个广泛的读书爱书的群体；另一方面对书话的文体认知众说纷纭，几无定论。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挑战性的学术领域。这种挑战反而更激起了赵普光博士的研究欲望和热情，于是最终收获了这本厚重的著作。

赵普光博士将本书定名为“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包含着双向的努力：一方面，以边缘的书话文体为途径去探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诸种问题；另一方面，将书话放置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立足在现代中国文学语境中研究“书话”，既意味深长又有不尽苦衷和无奈。庞大和复杂的话题有了明确的限定，吸引了我们细细品味作者多年饱含辛苦的学术追求和探索。

在本书中，“书话”作为被文学史怠慢的创作现象和学术史料，被系统地得到了历史的还原，极大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形态，为重新考察现代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带来了新的参照视野。

本书首先发现了20世纪以来百年中国文学中有大批的作家及学者致力于书话的写作，不仅是一种丰富的文学史的创作现象，而且是具有文化意义的重要学术史料，还是一种与传统学术研究方式呼应的重要的述学体例。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几个方面的重要价值，在主流文学史和学术研究的领域是被遮蔽的。该书第一次系统地阅读和清理了这一文学史的宝贵资源，给我们爬梳出如此蔚为壮观的书话作家群体和特色各异的书话专集、书趣文丛，归理出一条现代书话文学与学术交相呼应的流变轨迹。比如，在论及书话的现代文学史料学意义时，作者明确指出其“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书话本身是一种文学史料，书话的发掘与整理工作本身就是史料的新发掘。对没有得到被研究者足够重视的书话进行检视，是文学史料的发现；对埋在历史尘封下的书话重拾，也是文学史料的发掘。第二，书话的写作也是文学史料研究发掘的一种方式，其对新文学史料研究及史料学建构的方法论启示颇有意义。”在不断发掘新的有价值的文学资源中，“书话”确是极具典型的现当代文学个案。这对文学史料的细致甄别和史料学的建构，对文学文类划分的深入探究，乃至对文学史整体研究的突破，都将会有着十分有益的学术启迪。

“书话”的文学、学术、文化等多重性特质，使得她长期游弋于文学主流形态的边缘。面对百年来从数量和质量都属上乘的书话创作，面对书话作家群体的客观存在，不能不引发我们重新拷问现有的文学史，尤其文学

史主体的作家作品的真实性和历史性何在？

本书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作者并没有陷入“书话”文类的抽象理论的把玩，而是回到历史现场的文学史叙述，以书话为例还原文学史的真实与丰富。作者沉潜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话创作海洋中遨游，在与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唐弢、曹聚仁、孙犁、黄裳诸位书话大家的心灵对话中，找寻文学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大量丰富而复杂的书话创作，论著不是简单地梳理创作现象，或者对代表性作家作品案进行罗列。赵普光博士立足整体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视阈，以文学史书写中的理论问题与书话写作的联系，深入发现文学史中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背后深层的意蕴，乃至重新绘制出文学史别样的立体的独特文学景观。论著对书话与文学批评、文学文献学、文学经典化、文学变革模式、域外文化典籍的引介及作家心态等诸多层次问题的思考，不仅仅完整丰富地呈现书话的文学史意义，更呈现出了书话写作的文化史意义，同时还挖掘出各具特色的现代书话作家，从而更具备了作家（学者、文人）精神史的意义。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构成对西方人道主义的改造、变异，传统文人精神气质的渗透和表现，是如何通过书话媒介传达的。其论述给人耳目一新的是，在文体自觉与文人精神重建中给予周作人思想以新解。论著中还有对唐弢的书话、黄裳的书话等细致解读，提供了过往文学史没有的新内容新信息，揭示了在更为个体化、私语性层面理解作家复杂思想文化精神的真实性丰富性的可能。

“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这一话题，是论著贯穿始终的论述中心，旨在通过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象和视角的“书话”，引发对于文学本体的重新思考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书话”文体，具备文学文化、学术的杂糅、文学史边缘性的特征。当作者真正深入书话本体世界后，发现了其别有洞天的独特文体和文学史现象，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史窗口，获得了新的文学史研究视阈。论著正是在书话文体特征的巨大张力里，找到了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学术、创作与研究、作家与作品、文人与学者诸种文





学史现象之间复杂的内在纠葛与互动。如果说书话的理论批评、文献学、文学经典化的学术价值挖掘，是对文学与文学史本体世界更为精细而独到的再清理的话，那么将书话作为文化“描述”的中介的意义，对其文学史的变革模式、域外文化选择与误读，以及隐含其中的现代文人学者丰富而矛盾的文化心理等问题的辨析，则是极大地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路径与视野。基于“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特殊关联，由此纵横开阖地深入探究，作者最终期待达到的学术目标十分明确，即“不仅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反思五四以来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体认知的狭窄，重新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内涵、外延、边界等进行思考认定，更重要的是警示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应该实事求是地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建设和本土化研究，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复杂的创作事实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学史意义。”这一研究目标，在本书中最终得以成功实现。

赵普光博士对这样一个宏大学术目标的自觉追求，始终立足于“书话”这一具体而务实的研究对象，所以在宏观与微观的高度结合中，本书研究扎实而深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切实起到了推进作用。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既经历过探索新领域的艰辛和迷茫，也享受着新成果的开拓推出不断得到学界首肯赞誉的喜悦。最初，确定“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课题，赵普光博士是以硕士论文起步的，从选题到开题再到定题写作，中间可以说不仅伴随着对书话文类归属“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和烦恼，而且时时还要受到来自师辈或学界同仁尚在争论中的一些反问和诘难。作者具有刻苦钻研和学术探索的勇气，比如在硕士阶段，一篇类似课程作业的《论现代书话的概念与文体特征》长篇论文，针对学界长期困扰书话文类特征的模糊，大胆地做出了独到的开创性的论析。虽然文章投寄于并不有名的期刊上发表，但是很快就被2006年第6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对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作者是极大的学术鼓舞，更坚定了他要将该选题不懈探究下去的信心。随后，赵普光攻读博士学位毅然决然地继续选择了这一论题，期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书话写作现象做出更大的研究突破。赵普光博士对该课题的痴迷和执着，所研读的专业书籍之多之广，远

远地超出了现当代文学专业一般博士研究生的读书范围。用他的话说，在书话研究过程中“越陷越深”。写作博士论文时，作者将沉潜于书话研究的相关研究论文成果先期以自由投稿的形式邮寄出去，屡屡见诸报刊，其中就有一篇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赵普光这篇博士论文完稿后，经历了学界同行专家、答辩委员会专家、优秀论文评审专家多方面的严格的双盲审读评议，均获得一致好评。这篇博士论文又先后获得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这部论著正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的成果。论著的学术价值及其影响，由先期博士论文完成已经得到了突出显现。当然，这并不是讲，赵普光博士对该选题的研究就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且不说论著付梓出版后将受到广大读者的严格评判，就课题目前研究的视阈和范围而言，也还是有拓展提升的空间。比如，围绕读书的书人、书事而写作的“书话”，她散发的传统文人气质、对其知识性的传导、学术的辨章考源等显在的特征，在现代作家身上究竟获得何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转换？还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文体显在的变异和作家精神文化心理的内在因素构成之现代性的发现。现代书话包蕴了非常复杂而丰富的传统历史和现代社会、文学与文化一系列杂糅互动的正负能量，应该有不同于一般现代中国诗歌、小说、戏剧，乃至大小散文概念在文学史演变中的特殊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普光博士的论著，最自觉最系统地导引我们关注现代书话的命题，开拓性地厘清了一系列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线索，这只是研究的开始，课题还有许多学术难关亟待攻克。

当然，我并不担心作者知难而退，或满足于眼前。作为青年学者赵普光博士的导师，我与作者十余年亦师亦友的学术交往中，既十分了解作者坚实的专业基础、丰厚的学术积累与良好科研素质和能力，又与作者一样对这一充满学术诱惑的课题有着更高的期待。所以，我欣然地在作者论著出版之前写上几句话，更希望借此方式勉励和鼓舞作者能够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以书话研究为起点，在今后的学术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不断向





着新的学术高峰攀登、再攀登！

是为序。

杨洪承

2013年仲夏草于金陵外秦淮河畔

目 录 CONTENTS

导 言 / 1

- 一、书话作为现代中国文学重要的写作现象 / 2
- 二、书话研究的历史、现状及问题 / 8
- 三、书话：作为独特视角与研究对象 / 12

第一章 书话：现代中国文学的边缘性存在 / 19

第一节 书话的“前世今生” / 19

- 一、书话概念的混沌与厘定 / 19
- 二、书话的渊源 / 23
- 三、书话的分类 / 29

第二节 书话的文体特征 / 34

- 一、纷杂与规范：书话体制的建构 / 34
- 二、交糅与独异：书话的体式特征 / 40

第三节 “文”与“学”之间的尴尬与张力 / 44

- 一、尴尬：失落的书话 / 44
- 二、书话的二重性特征 / 53



第二章 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化 / 61

第一节 常与变之间：书话与传统文学批评 / 62

一、从诗（词、曲）话到书话 / 62

二、从笔记、评点到书话 / 68

第二节 书话作为文学批评的特点 / 74

一、经验与体验 / 74

二、非职业化：书话批评的自由姿态 / 82

第三节 书话批评：作家与批评家身份的互渗与统一 / 86

一、作家、批评家身份的合一及其意义 / 86

二、书话批评：中国文学传统批评重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 92

第三章 书话的现代中国文学文献学价值 / 98

第一节 书话：遗落的文学史料 / 99

第二节 文学历史现场的复现 / 106

一、返回文学史现场 / 106

二、书话：文学历史细节的呈现 / 112

第三节 书话与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构 / 118

一、书话的版本学价值 / 119

二、书话的目录学价值 / 125

三、书话对现代中国文学文献学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 127

第四章 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化 / 132

第一节 文学历史的不同描述：书话与文学史著 / 133

一、文学史著的特点及其局限 / 133

二、书话：文学历史记录与描述 / 141	
第二节 记忆与选择：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方式 / 148	
一、文学史图景的建构 / 148	
二、文学历史描述的变化与调整 / 154	
第五章 汲古求新：书话与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 165	
第一节 文化继承与对话中的创造性误读 / 165	
一、从事实到描述 / 165	
二、书话：描述的中介与观察的途径 / 168	
第二节 汲古求新：文学变革的模式 / 175	
一、“隔代遗传”的求新策略 / 177	
二、边缘与中心：“同情弱者”策略 / 181	
第六章 书话与域外文化典籍的引介 / 190	
第一节 书话与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 / 192	
一、外国文学典籍是书话的重要内容 / 192	
二、技巧与观念：外国文学引入的实证研究 / 196	
第二节 现代人性观念的建立 / 209	
一、科学与趣味：性爱观念的转型 / 209	
二、建构放逐神灵的庙宇：书话对宗教典籍的功利性解读 / 215	
第七章 书话文体的选择与现代文人身份心态 / 227	
第一节 情感与理性的交战：焦虑的文化守成心态 / 227	
一、传统情结渊藪 / 228	





二、文化守成心态的潜隐与困惑 / 233

第二节 趣味与功利之间：文人传统的重建 / 239

一、坐拥书山：文人永远的爱与恨 / 239

二、左右之间：当代书话家的复杂人格取向 / 244

三、书话与传统文人气质的隐现 / 249

第三节 文体与人：书话言说方式的选择 / 252

一、文章老更成：作家年龄与书话文体的选择 / 253

二、在人生边上：边缘身份与边缘文体的相得 / 257

结 语 回到中心：反思刚刚开始 / 264

一、世纪误会：西方概念与中国文学的拉郎配 / 265

二、“文学”观念的调适与中国意识的重建 / 273

参考文献 / 287

索 引 / 303

后 记 / 315

导 言

在人类使用的各种工具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其他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延伸；我们又有了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延伸。但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博尔赫斯

本书论题“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包含着双向的努力：一方面，以边缘的书话文体为途径去探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诸种问题；另一方面，将书话放置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无论作为研究途径，还是作为研究对象，书话在此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几乎无人涉及。这一课题注定是一个崭新的挑战。但是，必须首先声明的是：书话作为文体概念并非笔者的新创，而确实是一个独特的文体存在；书话作为文学问题，并非我们的主观臆想，而是百年中国文坛中一个具有庞大创作群体和丰富创作实绩的存在；书话作为文化现象，是一个有着悠久写作历史渊源和繁荣的现实实践的存在。

当然，书话之所以是崭新的充满挑战的课题，一是因为书话是一个边缘的存在，处于被研究者遗忘的角落；一是源于书话文体本身的庞杂繁复。这种庞杂不仅使研究者无法为其归类，难以把握其文体特性。在这个领域里有着更多的内容和复杂的关系，从而使得书话成为折射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文坛、文人等等复杂网络的一个侧面。要清理这个复杂的网络，从书话文体这一侧面入手，不失为一种独特的选择。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甚至多面的，任何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选择书话入手



重识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历史本相，努力去解开这一个个复杂的缠绕，既是一个空白的领域，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也很可能是一个陷阱而无法脱身。当然，要解开这一个个复杂的缠绕，需要耐心、细心，也需要勇气。

面对这一课题，让我们从书话开始。

一、书话作为现代中国文学重要的写作现象

近代以来百余年时间里，有大批的作家及学者致力于书话的写作，先后出版了大量的书话集。现代书话以专集形式出现，似应追溯到叶德辉。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可以看作近现代书话形式之滥觞^①，也是近现代书话成集出现之开端。30年代周作人从《夜读抄》（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开始，就已建立了成熟的书话文体风格。关于这类文章写作的缘起、写作状态及风格，在《〈夜读抄〉小引》中周氏有说明：“若从广义上说来，凡是拿着一本书在读，与那些不读的比较，也是读书人了，那么，或者我也可以说有时候是在读书……看了如还有工夫，便随手写下一点来，也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不愿意使自己的感想轻易就消散，想叫他多少留下一点痕迹，所以写下几句。因为觉得夜读有趣味，所以就题作《夜读抄》，其实并不夜读已如上述，而今还说诳称之曰夜读者，此无他，亦只是表示我对于夜读之爱好与憧憬而已。”^②随后的《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等都继承了《夜读抄》的风格与写法。周氏《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后记中就说：“一两年内所出的《夜读抄》和《苦茶随笔》的序跋其实都可以移过来应用”，可见此集依然与《夜读抄》一脉相承。包括“旧书回想记”、“桑下丛谈”、

^① 徐雁认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以其适恰的体例和丰富的史料，总结并弘扬了中国书史独到的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书话’的写作范例。”（见徐雁：《书话源流与文体风范》，《出版广角》1998年第1期）

^② 周作人：《〈夜读抄〉小引》，《夜读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看书偶记”的《书房一角》（北京新民印书馆 1944 年版）更可完全看作周作人的书话集。《秉烛谈》（上海北新书局 1940 年版）序言云：“这《秉烛谈》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还与以前的相差无几”，其实《秉烛谈》里“关于一种书”的文章很多，比此前的《瓜豆集》更接近于《夜读抄》写法。《秉烛后谈》（北京新民印书馆 1944 年版）中的文章除了《关于阿 Q》外都是写于 1937 年间，也是“关于一种书的”，其意趣更显闲适。《药堂语录》（天津庸报社 1941 年版）所收文章更为短小些，在形式上更似传统笔记和题跋，内容也更多关于古书的谈论。另外《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 1937 年版）、《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 1944 年版）等自编文集中所收大部分都是典型的现代书话作品。即使 30 年代之前的文集，如《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 1929 年版）等也都收入大量的书话文章。

可以说周氏以丰富的创作为此后的现代书话创作树立了典范，开启了现代书话写作的流脉。周作人从 30 年代开始着力经营自己的文抄式读书笔记文体，从实验到最终成熟，这种“文抄体”作为周作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其招牌创作^①。从周作人这些书话集子的序言或跋语可以看出，周氏对自己的这类文体有相当自觉的意识。

除了周作人外，最早有意识地进行书话创作的还有郑振铎、阿英、周越然、唐弢、曹聚仁等现代作家学者。早在 1929 年郑振铎以“西谛”为笔名在当年第 1—5 期的《小说月报》连续发表了 20 则《读书杂记》^②，介绍国外文学经典及中国古代典籍。最迟至 1931 年，曹聚仁首先明确地以“书话”为名撰写的文章《书话二节》，发表在当年 8 月 15 日出版的《涛声》创刊号上。1937 年阿英相继发表《红楼梦书话》《鲁迅书话》^③等组文。至此，“书话”一词才得以正式出现，并用以命名那些谈书人书事、文坛掌

① 钟叔河编辑有《知堂书话》，此书由岳麓书社 1986 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又出版了新版本，是周氏书话的集中展示，可以参看。

② 郑振铎用笔名“西谛”在 1929 年《小说月报》20 卷的第一号发表 8 篇、第二号发表 4 篇、第三号发表 3 篇、第四号发表 4 篇、第五号发表 1 篇。

③ 《救亡日报》，1937 年 10 月 19 日。





故的随笔类文章。40年代周越然的《书书书》《版本与书籍》出版，两书所收谈书刊典籍版本故事的文章实际就是相当成熟的书话。唐弢从1945年《万象》第四年第七期开始，发表署名“晦庵”的《书话》，共有11则。此外，40年代中后期，唐弢还分别在《时与文》《文艺复兴》《文汇报》等登载书话。此时人们对书话这种文体再次产生了明显的兴趣，书话写作呈现出不容忽视的热潮，例如《时与文》周刊的副刊“艺文志”除了晦庵书话之外，还有多篇书话不时刊出：第1卷第23期（1947年8月15日）在“艺文志”中，辟出“域外书市”一栏，此期收有署名“夏奈蒂”^①的两则书话《三十年文集》《茂反夫人的故事》；第2卷第3期（1947年9月26日）“艺文志”之“域外书市”发表《浮提》，亦署名夏奈蒂；第2卷第7期（1947年10月24日）刊出书话《吴雨僧与〈文学副刊〉》，作者署名“方兰汝”^②。

50年代中期开始，书话写作再次为作家、学者所重视。如1956年唐弢在《读书月报》第10期始辟“书话”一栏，只是连续发表了4期之后就无疾而终了。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为书话的发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那段时期掀起了一阵书话写作的小高潮。50年代中期郑振铎为《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登载的均是谈古籍的书话^③。1960年代初唐弢受《人民日报》副刊之约重辟“晦庵书话”专栏。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郑振铎、唐弢之外，《人民日报》还登载了阿英的“近代文学丛谈”、陈原的中外读书小品、赵家璧的“编辑忆旧”、钱君匋的“书籍装帧琐谈”、路工的“访书见闻录”等一系列的书话随笔。这在当时

① “夏奈蒂”应是作家何为的笔名。

② “方汝兰”是黄裳的另一笔名。案：之所以说是“另一笔名”，鉴于黄裳本来也是笔名，他的原名是“容鼎昌”。

③ 姜德明曾回忆说：“50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姜德明：《序言》，《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此序言是姜德明为“现代书话丛书”作的总序，该丛书的每一册前都收有此文）